



萬葉文藝新輯

大風雪

孫陵著

萬葉書店印行

萬葉文藝新輯

大風雪

孫陵著

萬葉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萬葉文藝新輯

大風雪

(長篇)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索	孫
葉	君		
書	伺	非	陵
店			

印 翻 許 不 • 權 作 著 有

所 行 發 總

店 書 葉 萬

號九三里慶寶路滄天海上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大
風
雪
第
一
部

第一章

一

凡是在中國東北部居住過的人，誰都知道那是一個多寒的地方。每年八九月，正是江南秋高氣爽的好季節，就有些地方開始降雪了。從此便不消化，在那一望無邊的，連三家兩家的小莊院，甚至連一個小黑點都找不出來的，那般荒涼的原野上，冰雪開始一層一層地堆積了起來；終於將一切的東西都給冰雪吞噬了，一切都不再有牠獨立的存在；冰雪將大地裝點成一個浩瀚的雪海，橫亘滿洲大陸的大興安嶺哪，長白山哪，和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山脈，也不過是這雪海中底一些大大小小的浪頭罷了。天氣晴明的時節，太陽無力地從遙遠的南方照射過來，這冰雪的大海便終日發射著一種耀目的淒迷奇麗的光輝；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夏季節的到來，薰風第一次吹來甦生的細雨，膏油一樣溼濛地潤濕了解凍的泥土，大地上纔能重新發現一片柔嫩的新綠。

所以有人說，滿洲是一個冰雪統制底世界，但是祇要人們有耐心，有力量征服了這多寒的冰雪期，誰都知道就有一個明媚溫暖的春天，是在未來的路上等待著他們的。

這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底第二年，也就是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剛剛開始的那兩個月——若照舊曆算起來這天恰是民國二十一年底除夕。這時在松花江畔一個出名的大都市H埠（也有人叫他做東方底莫斯科的），已經家家戶戶都在準備著歡歡喜喜地度過這三百六十天一次的新年了。雖然大的騷亂還未過去，雖然這東方底莫斯科從昨天午後也傳來了隆隆的日本軍隊攻城底砲聲，可是這並不曾給準備著過年的人們減去多少興致。

在H埠道外江邊上，有一家門面輝煌的中等旅館，名子叫松花江大飯店。在這旅館臨江一面的樓上，住著一對新從外站遷來的青年男女。這對男女新近結婚，但也有人說他們並未正式結婚的，這也不必管牠了。他們遷來H埠，據說是爲了蜜月旅行，其實還是爲了他們受不了別人底嘲笑和攻擊，所以那男的纔毅然決然離開那居住多年的小站，來到H埠換換空氣，看看朋友，同時也好找點合式的事情做。女的也自然同意，因爲她長了二十幾歲，卻還不會到過H埠，祇是從別人底口裏，聽到H埠底繁華，有時也會在自己底夢裏，描摹過那是怎樣一個萬花繚亂的世界。於是他們便將僅有的家當能帶的儘量帶起走，不能帶走的東西便將好賣的賣了，不好賣的送了人，有些連送人也無人要的，便祇好由牠去了。雖然有些捨不得拋下那些相識的家私，和那塊住慣了的土地——雖是一片無情的黃土，處久了也自有一種難捨的感情。但是又一起想起那H埠底熱鬧和繁華，也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興奮和喜悅。

他們爲了將這第一次的新婚旅行裝點得更美麗一些，更隆重一些起見，還特意到舊書攤上去查看了一遍陰陽合曆，挑選一個黃道吉日纔動身。本來就男底意思最好，是即刻動身算了，因爲他不相信這些東西，同時也免得多住一天便多看一天別人底白眼。這幾天來連他底那些得意的學生也不再恭維他了，每逢和他相遇的時候，連個照面也不打，走來的人把頭上那頂學生帽用力地往眼睛上一拉，就像他根本不存在於這世界上，一樣，便將眼睛埋在帽舌底下走去了。可是當那些可惡的學生們走在他背後的時候，這情形便又完全相反了，雖然他底背上沒長眼睛，他卻很銳敏地覺到那一條一條的目光，就像一根一根自由伸縮的釘子，他走多遠，那些釘子便將他送多遠，而且一直刺進他底脊背去，他祇感覺全身麻痛，連挺直腰骨的力量都沒有；至少他是認爲存在於世界上的祇有他一個人是活在那些學生們底眼睛裏的。別的甚麼也沒有。而他卻就像是個尚未孵化的小蝌蚪似的，供給他們在顯微鏡下放大了自己底身體，一刀一刀地解剖開來取笑和研究。

原來他是這個小站上的一個中學校裏的國文教員，另外也懂一點醫術，並不會做過何等不可饒恕的惡事；祇因做了一件和許多學校裏的先生們許多人們都已作過了的那種蠢事，愛上一個他這一班的學生，於是便成爲愛說閒話的人們底一個嘲笑底對象。起初也祇是嘲笑幾句完了，但是不知怎樣一來，他和那學生底關係竟又增進一步，以至發展到現在這樣一種難堪的局面。因爲這時在一般人看來師生戀愛力是一件很不名譽的事。起初他並不注意這些事情，因爲他是不十分重視一

般人底道德觀念的。但是別人可不饒恕他，他們底理由是根本不應有一件事的發生，何況那個學生還是一個孤女，十歲前後父母都因瘟疫流行相繼去世了，被一個遠房的伯伯收留去，一直像一匹小鳥似的被餵養到這般大，而他竟把這匹小鳥兒勾搭上了，所以他便應當接受別人底責難和嘲笑。後來這件新聞越鬧越大，他簡直成了這小站上公衆底敵人，像個囚犯似的，人們都用手、指和唾沫攻擊著他。當然，那個女的這時再也不能隱瞞得下那個遠房的伯伯了，便又同一隻小鳥似的，被人家逐了出來。並且還對她說：

「現在我總算像匹鳥兒似的將你養活大啦，翅膀硬起來了，羽毛也豐滿啦。好罷，你即刻給我滾出去，餓餓兒鷹也好，裝野鷄也好，你不再是我家人，我也免得再聽人家底閒話……」

她卻祇是流著淚，一句話也不說。當她那麼悽慘地走出家門的時候，卻還聽到遠房的伯伯在後面大聲罵著：

「記住，別讓我再看到你一眼，你若還想做個人，就應該到南門外……」

這個她是知道的，南門外有口四眼井，那是從祖父時代就已有了的。而且祖父在世的時候，還曾對她說過這個小站原有一條好龍脈，後來被一個南蠻子的勘輿家看破了，也不知是哪朝皇帝，便詔令開鑿了這口四眼井。因此那條龍脈便被斬斷了，纔得維持了大清國二百多年底皇運，沒生出第二朝天子。前些天曾有一個孀居不久的寡婦，因為受不了管閒事的人們底瞎話，便跳進那口井裏淹死

了。那原是個清白的女人，但是因為她死了，沒人替她辯護，大家都站在管閒事的人那邊，連不會說過她底瞎話的人們也根據著她這一死斷定了那些瞎話是真的，她底屍體便是那些瞎話底鐵證。要不然一個活蹦亂跳的活人卻為甚麼要去跳井？莫非她活够了麼？人們都認為這種邏輯底道德觀念和社會意識是非常正確，非常合理的事情。本來就可以這樣結束的了，但是那些管閒事的人們卻又說被她將井水沾污了，而且有了凶煞。於是見到人便說——你們這回可喝鮮湯罷，那個小寡婦底臊味兒呀。沒有辦法，結果還是那死人底家裏拿出錢來跳了一次大神，禳了凶煞纔算了事。

但是這個女人卻不會去跳那口無情的四眼井，這卻給了這個小站上底人們一個很大的失望和打擊，本來已是可以寫到縣誌上，留傳後世，以作師生戀愛的殷鑑；而且那口四眼井也又多了一件風流史蹟的點綴，在這小站上是具有著掌故價值的一件皇皇的大事，竟被她這無恥的偷生蟲（別人這樣叫她的）給全部破壞了，摧毀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熱鬧，一個少女底屍身，肚皮裝滿了水，漲得像個貨郎鼓；賣弄慈悲的老太婆，可以藉著機會流幾滴眼淚；和自己底丈夫混膩了的女人也可以指點著那無言的屍體罵幾聲小養漢精，來藉著機會表現自己底清白；或者俏皮一點的便說道——可不要再現世啦，小不要臉的。同時爲了禳禳兇煞，少不得再跳一次神，或者念一棚八個和尚的過橋經；這便是管閒事的人們大出風頭的好機會。現在這些滿心暢懷的唯一的機會，竟被她完全粉碎了。於是人們便更公開地罵她實在太膽大了，也太忤逆了，到了這種地步還不去跳四眼井。也有人搖頭歎

氣地說：這年頭太不像話了，本來應該死的，她卻不去死。他們覺得在這種社會上他們底權威是一天天地微弱下去了，而且這種感覺還給他們帶來了一種時代的崩潰與沒落底寂寞和悲哀。

至於她自己呢，倒並不真正那般痛惜生命；祇因她是多幻想的，她總以為在未來底時光裏，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美麗和幸福的生活，會突然從她這平凡的生活出現的。所以她沒有聽那遠房伯伯底話，把這短促的生命送進那口井裏去。她和自己底老師要好，本是幻想著幸福的，卻未料竟有這等悲慘的結局。但是她年青，青春是她唯一的力量；舊的幻想死滅以後，新的幻想馬上生長起來了。那團未來的生活底美麗和幸福，閃耀於燦爛的夢裏底生命底火花，一切都有力地引誘著她往生底路上走。同時她還有一種近似宗教情操的因果報應底安慰。她覺得做事祇要對得起良心，對得起神明，好心待人，總歸要得好報的。她本不信神，可是據她自己說十年以前正當瘟疫流行底時候，不到一個月，父母都相繼染病去世了；後來她第三個又染上了很重的瘟疫，那時她那遠房伯伯給她許下一個玉女愿，允應她將來去當觀音菩薩底侍女，於是她果然便好起來了。直到現在還每年當著菩薩生日那一天，給自已繫一個紙糊的替身送到觀音廟裏去。

但事實卻不會與她所想的那般好起來，並且一天天壞了下去；終於連那個國文教員底位置，也被校長給辭退了。據那個學校底校長自己說，他曾經到巴黎去留過一次學，因此他足以在自己國人面前誇耀的，便是他深得了法國人底那種崇拜自由底三昧。至於被他辭退的那個國文教員若是法

國人，他一定是崇拜別人一樣地崇拜他的；不幸他竟是中國人，在中國底禮教社會裏，他是失去了爲人師表底資格的，所以便祇好將他辭退了。

就在這時，一個大的騷亂開始了，日本軍隊底礮彈，像長了翅膀的謠言一樣，今天飛到這裏，明天飛到那裏；順著中東鐵路和松花江，到處傳播著各種各樣驚人的消息。這個小站也自然不能例外，所有的人都驚惶失措，就像被頑皮的孩子們斬了窠的蜂子一樣，東西亂飛，沒有一點主意。有人說日本軍隊就要打來了，也有人說不見得便會到這小站來，有人逃進山海關，也有人逃到鄉下去。至於這對青年男女，他們卻決定去到日埠。一邊換換空氣，免得再受人家底嘲笑和攻擊，一邊訪訪舊識的朋友，看有甚麼合式的事情做，同時還可以算是蜜月旅行，而且也稍帶著避難的意思，真是一舉數得。計劃既然確定，男的本想即刻就走。但是女的卻主張挑選一個好日子，因爲這是初次旅行，所以應當鄭重纔是。男的知道她有過許愿的故事，便也依從了她。

二

這天正是他們選好動身的日子，天剛剛亮，一輪鮮紅的太陽很快地就從鋪著層層冰雪的原野上升騰起來了，光禿的樹林底枝桠，被照耀得像一片透明的珊瑚。喜鵲成羣地喧噪著，撲刺著翅膀，在樹頭上飛來飛去。牛鈴隱隱地響著，車把頭們底鞭子清脆地劃破了霜晨寒冽的空氣，隨著便出遠而

近傳來了轆轤不絕的車聲。照例這已是每年秋收以後，上糧最旺的時候了，莊稼人將他們這一年辛苦所得，都集中到鐵路沿線的大小城鎮來，不管是怎樣一個偏遠的小站，每天都有流水一樣的牛車，裝滿了豆子湧上來。在車站四週推成一些小小的山嶺，方方正正，如同古埃及底金字塔，在荒涼的雪原上，發出了黃金一樣的寶光。

這時是莊稼人每年最富的時候，送了豆子來，帶了錢回去，每人都將腰搭子裝得滿滿的。同時也是捐稅局底職員們——上自局長，下至稅差——每年最富的時候，不管怎樣看不上眼的小站口，幹得好的一任局長收入三五十萬大洋票的家私原不算是一回事。能幹些的人兒弄到一二百萬也是常有的事。至於這裏所說的一任，也就是一冬的意思。上糧的黃金時代一過，到了來年春天開江的時節，莊稼人耕起長眠了一冬的黃土，重新播下大豆的種子，捐稅局的職員們便祇好東分西散，各人去打各人底主意。當局長的開始準備了今年消夏的地方，有錢的闊人們多到富拉爾基去，也有些喜歡都市趣味的，便到且埠對岸三汊港的草原上去新起一所避暑別莊，或者到北戴河和青島一些更遠的地方去。稅差們便下鄉「趕豬尾巴」去了，挨門逐戶地查看著人家底豬圈和馬房。彼此檢一點漏稅的「小洋撈」。若果雨水均勻，年成豐收的話，不須到大豆收割期捐稅局長們便又要到監督衙門去開始今年的活動了。至於本年度底稅務人事調整，也是要以活動金底數目來決定，如同開標一樣，數目大的一等局，數目小的二等局……至於有些忘記了到監督衙門去活動的人，那他定是適可而

止，準備著移交給新任的人了。所以每年冬天也是稅務監督合不上嘴的時候，每天都有十萬八萬的收入，他底笑臉也就不須我們再去描摹了。

這對青年男女底喜悅，也是這幾個月來所不曾有過的。男的一邊捆紮箱籠，一邊不斷地催著女的說趕快梳洗罷，不要誤了車子。女的恩恩忙忙地將頭髮梳成兩條短辮，還在每一條辮梢上，繫上一個青絲帶的小蝴蝶。又從前額上分下一撮短髮，蓋住了眉角的一條疤痕（這是小的時候，和人家打架被人用指甲抓傷的。）又輕輕描了描眼眉，在發著光焰的紅紅的兩頰上，撲上一層薄粉，就和那裏可咀呢，又可憐愛的小房子告別了。男的兩手提著兩隻箱子，脅下挾著兩個小包，女的也兩手抱著包袱就往車站跑。因為他們是被這個小站所遺棄了的人，所以沒有一個人肯給他們來送行。

他們到了車站，已經在髮角睫毛上掛滿了白霜，鼻管也給寒霜凝塞了，不住地用力吐出一條一條白色的氣柱，像煙似的繚繞著。這時車站上已擠滿各式各樣的逃難人了。原來自從昨天夜間，這小站也飛來了戰事的謠傳。照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們說，昨天落太陽的時候，日本軍隊就到了離這裏剛剛六十里路的五棵樹。也有人說在夜間又前進了三十里，說不定即刻就要到這小站來。但是也有人說日本軍隊已經退遠了，這地方十天半月還是保得住的。至於這對男女，卻不曾注意這些新奇的消息，他們正和這同時許多的知識分子一般，雖然也每天關心著戰局的發展，但總有些看電影或讀小說的感覺，僅祇是關心著牠底發展就是了。那事變和自身有著怎樣切膚的關係，卻還不會明白過來。

因爲這事變太突然了，太迅速了，突然得像昨天還是一個活潑亂跳的朋友，而今卻接到了他底死訊，一樣使人摸不著頭腦。雖明知那消息並不是假造的，但沈痛和悲哀的感觸卻不會即刻磨滅起來，甚至疑心那或者是一個夢話，因此他們也以爲這事變也會像個夢話似的迅速消滅下去。而且他們更相信中國軍隊一定很快就會將日本軍隊逐走的。同時他們也都相信政府底不抵抗政策一定是有甚麼特別的妙算的，不過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的就是了。同時他們又都相信國際聯盟天天從日內瓦傳來實施盟約第十六條的消息，他們也總覺得這個消息一實現，日本軍隊就祇好同他們底扶桑三島去。他們底倚靠太多了，因此他們從不看到自己，他們都覺得我這個小人物能有甚麼作爲呢？等著罷，政府和國聯定有辦法給我們的。

同時使得這對男女不去注意那些新聞底原因，卻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因爲他們一想到這天夜裏便可在那繁華的日埠過夜，就不由得滿心高興，彷彿他們便是日埠底主人一樣，從此他們便可以吐一口氣，開始去過那大都市底幸福生活了，看不起他們的人，也應該有一張又是姊妹又是羨慕的笑臉給他們看了。因此他們都不由自主地高興起來，雖然沒有一個人給他們這蜜月的旅行來送別，他們卻也沒有理會到這一層人世底冷暖。但到了買票的時候，卻費了一點小小的躊躇。

「我想還是買兩張大票罷。」

女的先怯生生地向男人提議；因為她知道凡是體面一些的人，都是不肯去坐小票的。但是這一次男的卻沒有依從他底話。因為他照著現在的經濟狀況一盤算，若買了大票，就所餘無幾了。而且到H埠那樣大地方，一定處處都要多用錢，並且自己底職業還不知怎樣去解決。

「不能。」男的說道。「你看那瓦罐車」也不很好嗎？裏邊生著一隻暖烘烘的大火爐。」

這時一列從別處開來的火車已經進站了，車頭噴著白煙，不停地喘著悶氣，普普地響著。已經買好車票的人們便一擁而上，但是下車的旅客卻很少，像都要到那大地方去找他們底安樂窩似的。這對男女便也在人羣中間擠了出去，男的剛剛驗過票，恐怕裝在口袋裏，給人家掏去，還得再補，便把兩張車票用牙齒咬著，兩手提起箱子，女的抱了包袱跟在後面，去找他們底瓦罐車。

這一系列火車是排列得很長的，車頭後面是煤車，煤車後面是行李車，行李車後面是郵政車，再後面是一節大大的公事車，這是專預備給大人物坐的，車窗上鍍金的銅欄和玻璃擦得金晃晃地通明透亮，裏邊掛著深綠絨毯的垂幔，垂幔開處露出幾片萬年青底寬闊的大葉，葉子上面都已塗了油，發著油潤悅目的光澤。車裏的人站在靠窗一張鋪檯布的公事桌邊，手裏拿著一張報紙，口裏銜著一支雪茄，一邊和站在窗下的一個郵車押車員談著話，一邊若有所思地從打開了的車窗上露出半截身子，眺望著站臺上的景物。

這時那對男女也夾在急著上車的人羣裏被擠到這面窗下，男的在前邊橫衝直撞，一邊么喝著，一邊叫別人讓路，女的便在身後緊緊跟隨，可不知怎麼一撞，便將站在那面窗下的押車員給撞了個仰臥燈。手裏提的那隻小皮箱也拋到一邊去了。原來這隻小皮箱並未上鎖，裏邊有一個酒瓶，落到地上打碎了。另外還裝的一個油紙包兒也倒翻出來了。雖然是個油紙包，卻又從那油紙上透出許多油氣來，而且還發出一股和茴香一樣薰人作嘔的香味，在寒冽的空氣裏傳播著。許多人都在這時擠過這對男女的前邊去了，也有些愛說閒話的人把鼻管用力抽了兩抽，而且發出了噓噓的響聲，然後便自言自語地稱讚一句：——好香的土，這一定是下江貨了——說著，便也爬進了那一節一節的車廂裏面去。

這時那個押車員已經爬起身來等著上瓦罐車的那個女人看出他底身體很細卻長得很高，彷彿是一支佻燭的樣子。他底臉色慘白，滿口酒氣（大概他原來就是沒有血色的）。這時就更慘白得像蠟兒一樣了。他搖晃著那細高的身體，向那個將他撞倒的男子走去，一句話也沒有，猛然的用全力向那男子底臉上擊了一掌，那男子先是呆站在那裏，像準備好了挨他這一掌似的，一動沒動，祇是被打了的那面臉頰上起了一片紅。隨後他第二掌又打過去，那男的可不再這麼老實了，一把抓住他伸了過來的巴掌，押車員自然不是那個男子的對手，兩人便吵鬧著揪打起來。

●在東北都新鎮河一帶出產的麵土叫下江貨。